

付廷桢

著

德不配位

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，固然，聪明才智、机缘、
勤奋都很重要，但是，**德更重要，此所谓
厚德载物。**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德不配位

付廷桢 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德不配位 / 付廷怪著. -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555-0724-6

I. ①德… II. ①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4292 号

德不配位

作 者	付廷怪
责任编辑	蔺 洁
装帧设计	韩 芳
出版发行	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
电 话	(0471)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	110 千
印 张	5.5
版 次	2016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55-0724-6
定 价	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前言

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，固然，聪明才智、机缘、勤奋都很重要，但是有德更重要。古语厚德载物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一个德薄的人，哪怕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即使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本人也很努力，往往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。有的人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能取得一定的成绩。但是，一旦脱离开那些特定的条件，他所取得的那些成绩会得而复失，根源就是德不配位。

本文讲得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一个漂亮、果敢的年轻女子，凭借自己的姿色和大胆，邂逅了一位很能干的厅局级干部。两个人年龄悬殊，她却主动投怀送抱。这对于久违了男女之事的他来说，犹如久旱逢喜雨，无比惊喜。于是，他对她提出的各种要求，都想方设法地给予满足。为此，他失掉了大好的升迁机会。仕途无望后，他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会和她一起搞起了企业。凭借他

灵活的头脑和多年担任领导职务积攒的人脉，很快就把企业搞得风生水起，红红火火。没多久，两个人一起跨入了富人的行列。由于他对她十分宠信，所以企业的许多事情都交由她去处理。时间一久，他发现她有点失控了。这时的她私欲恶性膨胀，产生了独吞企业的念头。他处在了一种工作插不上手，谈话谈不拢的为难境地。出于无奈，两个人走上了对簿公堂的道路。

她有两个致命的弱点：一是视钱如命，只愿意收钱不愿意出钱，出再小的一笔钱她都不痛快；二是不会尊重人，不会用人。这是搞企业乃至搞任何一项事业的大忌。因此，自从她把他边缘化以后，企业每况愈下。

她的这些弱点在家里的表现就是唯我独尊、盛气凌人。在她的欺凌下，丈夫早逝，女儿不常回家，闹得众叛亲离，她自己成了孤家寡人。

面对和自己的提携者、恩人、合作伙伴对簿公堂，企业亏损的回天无力和家庭的支离破碎，她心力憔悴，身体异常虚弱，疾病缠身。虽然几度住院，但病情不仅没有一点好转，反而还在加重。因为病根在她自身，最后的结局是她丢下了万贯家财，命丧黄泉。

孟秀美领着常舒雅来参加外贸局举办的迎新年舞会。今年全局的任务完成得不错，从下到上人们的兴致都挺高。所以来参加舞会的人很多。跳过两曲后，孟秀美领着常舒雅走到高深远身边说：

“高局长，这是我外甥女。”

孟秀美回过头来对她外甥女常舒雅说：

“舒雅，你陪高局长跳一曲。”

常舒雅面带笑容地看着高局长点了一下头说：

“行。”

乐曲响起，常舒雅邀高深远局长缓缓步入舞池。起跳后高深远问道：

“我听你姨姨说起过你，你家是柳河的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来了五六天了。”

“你舞跳得不错。”

“是高局长带得好。”

这时乐曲终了，两个人走出舞池，在乐队对面的靠背椅上坐了下来。孟秀美拿着两瓶矿泉水走过来，一人给了他们一瓶，说：

“怎么样，舒雅跳得还能跟上你吧？”

“能，她跳得不错。”

舞曲又起了，高深远站起对孟秀美说：

“我请你跳一曲。”

孟秀美随着高深远步入舞池：

“我这跳舞是瞎凑热闹，不如舒雅跳得好。”

接着她又说：

“我跟你说的想往这儿调的就是她。你给留心着点儿。”

“行吧。不过这事难度挺大。”

“不难还求你呢？”

说着舞曲又终了。他俩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了下来。常舒雅递给高深远一把扇子。没隔多久舞曲又起了，高厅长接过扇子放在一边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起身，双双步入舞池，快速地旋转了起来。高深远感觉到这姑娘很灵巧，身轻如燕，很有节奏感，带起来很轻松，很舒服。当他们慢下来的时候，高深远问：

“你是不是专门学过跳舞？”

“没有，只是瞎玩。”

“你舞跳得真不错。”

“能得到高局长的肯定我很高兴。”

她觉得高局长这人很平易近人，很好接处。她想提一下自己调动的事，又怕有些唐突，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没想到这时高深远倒把她想要说的话说了出来：

“你想往这儿调呢？”

“想是想啊，不知能不能调来。”

“你姨姨跟我说过，我倒是注意了。但现在正是精简机构时期，干部只能往下走，不能往上调，从下边往上调，难度很大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我本来也不敢想。我姨姨说想给我调，她说她认识一个领导，很能干，想求他帮帮忙，可能就是指你吧。这么大的事，又遇上这么一个时期，能成最好，不成也不要紧。”

高深远觉得这姑娘说得很客观，很中肯。基于当前形势，他不好答应什么，但鉴于他跟孟秀美的关系，只能做这样的安慰：

“别着急，慢慢来吧。”

“谢谢高局长。”

孟秀美和高深远是校友。上大学时孟秀美是文艺积极分子，高深远是校学生会的文艺部长，两个人很熟悉。她来外贸局是高深远调来的，现在是厅办公室副主任。

第二天孟秀美来到高深远办公室汇报接待部里来人的准备情况，谈完后她问：

“我外甥女挺精干吧。若能调来，无论在哪儿都是能够胜任的。”

“可偏偏遇上这么个形势。”高深远答道。

“是啊，你尽量给想办法吧。”

“行啊，你快办你的事去吧。”

常舒雅第二次从柳河县来是三个月以后。虽然高深远说眼下调动难度挺大，可她心中一刻也没有放松。来后的第二天就去看高局长了，还带来了一盒龙井茶。一进门常舒雅就问：

“高局长，还记得我不？”

“记得，快来坐下。”

常舒雅就座就说：

“我姨她们姐妹们互相间很亲，所以她对我就像对她的亲女儿似的。她对我的事比我妈还上心。我隔一段不来她就要打电话。”

“是，你姨姨是个热心肠。”

“您也是。只见了一面，我就感觉您很平易近人，很好相处。”

高深远说：

“人和人都是平等的，没什么架子可摆。”

“有的人可不这样，官不大，僚不小，盛气凌人，说话咋咋呼呼的。”

这时有人敲门进来请示工作，来人走后常舒雅说：

“不耽误您啦，您还有公事要办。我没事，就是来看看高局长。您跳舞带得挺好，若有机会咱们再跳舞去吧。”

“找机会吧。”

过了两天，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常舒雅打来电话：

“高局长，我买了两张舞票，八点的，是乐开怀舞厅的。”

“啊。”

高深远听后虽然啊了一声，但是他很认真地思考了一番。他想：那天我只不过随口答应了那么一句，可她倒当真了。我是爱跳舞，可很少到营业舞厅去呀，更没有单独和一个年轻姑娘出去过。而且，怎么去呢？让司机送也不合适。另外他还想：这姑娘看上去倒挺稳重，可是也够大胆的。不过，她可能主要是想往来调，想和我套套近乎吧。想到这里他才接下去说：

“好吧，八点见。”

高深远到达时，常舒雅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了。她看到高深远，忙站起来问道：

“高局长是让司机送来的？”

“打车来的，方便。”

乐开怀舞厅是这里最好的一家舞厅，环境十分优雅，乐队的水平是很高的，服务也挺好，来到这里后，高深远顿时有了一种放松的感觉。他问道：

“你早来了？”

“来了时间不长。”

舞曲响起了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步入舞池。第一曲终了，常舒雅买来了一些饮料。高深远边开瓶边说：

“不能总让你破费吧。”

“这能值几个钱？过意不去的话下次您请我。”

常舒雅伶牙俐齿的，像一个老熟人似的无拘无束地调侃着。

由于常舒雅的这种态度，很快就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。

“行啊。”没喝几口，舞曲又开始了，是华尔兹。两个人进去就快速地旋转了起来。高深远带得好，常舒雅配合得也好。场内跳舞的人不多，他们俩成了最吸引眼球的一对。常舒雅是一个很爱美、很好打扮的人，今天她还特意打扮了一下，上身穿着粉色的紧身半袖衫，下身穿着一条白色短裙，显得很靓丽，很精干。加上她的漂亮脸蛋，他们成了今天全场最受关注的对象。高深远也渐入佳境，来之前的那些顾虑已一扫而光。这曲终了，他们又回到原来休息的地方。坐下后高深远说：

“认真说，你跳得挺好，带起来很轻松，不用费力。”

“还是您带得好。”

高深远说：

“你发现没，刚才上场的人少了许多，他们都在看我们跳。”

“好像有点。相比之下，华尔兹不好跳，跳好的人更少。”

“那我们不成舞蹈表演了吗？我以前很少来这种场合跳舞，我看今后还是少出这种风头为好。”

常舒雅说：

“玩儿还管那么多干吗？”

高深远看到常舒雅这么放松，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感染，不像在办公室那么拘泥了，随口说了一句带有调侃味道的实在话：

“人们欣赏跳舞是一方面，还有一方面是在关注你。”

“关注我干吗？”

“你漂亮呗。”

高深远第一次跟她跳舞就有了这个印象，所以他很有感触地说。

“高局长快别开玩笑，我普通人一个，哪里能称得上漂亮呢。”

“我不会随便恭维人。你确实很漂亮。”

“高局长在夸我了，夸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快来跳舞吧。”

下到舞池后，他们一会儿跳中四步，一会儿走平步，跳得比较平缓。高深远对常舒雅比之前多注视了几分，似乎是想进一步证实他对她的那种印象，抑或是在欣赏她的美貌。有几次是两个人在对视。这无疑是双方在相互认识和了解之后，增加了信任。高深远觉得常舒雅确实长得很漂亮，高高的个子，身材苗条端庄，凹凸有致；标致的瓜子脸，白里透红，光洁细嫩；一对水汪汪的大花眼，炯炯有神，顾盼流连；鼻子挺立，大小适中；嘴儿小巧，齿白唇红；一头乌发泛着波花长及齐肩。五官搭配得十分匀称。这次跳舞她又恰到好处地修饰了一番，这就更加深了他对她的那种印象。

舞会结束后，他们一起打车回家。高深远家和孟秀美家是一栋楼。下车时高深远说：

“要不要我把你送上楼？”

“不用啦。高局长陪我跳舞回去晚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你走吧。”

“行。”

没过几天就过春节了。这年春节放假有十多天。常舒雅没回

家，在她姨姨家过的年。假期里和往年一样，不是吃喝、拜年，就是玩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最普遍、最时新的玩法就是打麻将。一天，孟秀美叫高深远去打麻将，常舒雅也参加了，还有一个也是孟秀美她们单位的。这些年玩麻将都会带点输赢。她们是推倒一元。在打的过程中常舒雅显得很内行，能够记住牌，计算得比较准确。有几次她说给谁点糊就真的点糊了。给高深远就点糊了两三次。她们一共打了八圈，最后结果是常舒雅赢了，不过输赢不大。

后来她们还玩过两次。有次高深远来得比较早，在常舒雅给他沏茶的时候他问道：

“你怎么不回家过年？”

“没什么，想在这儿和我姨过个年。”

“没回去该想孩子了吧？”

“孩子在她奶奶家呢。”

“那你爱人呢？”

“他在家，吃饭到他妈家。”

“你这人倒是真能想得开、放得下。”

“那有什么呢，这些年我不知怎么了，一心就想离开那个地方，想来你们这儿。”

“难啊。”

“可我这个想法就是打消不了，您说怎么办？”

“还是回去安心工作吧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”

“行啊，现在也只好这样了。”

这时人已到齐了，又开始垒她们的长城了。

过了正月十五常舒雅就回去了。

隔了有一个月，常舒雅给高深远打来个电话：

“我给您买了副水晶石墨镜，挺养眼的。”

高深远听后制止道：

“快不要破费，我不用那东西。”

“已经买上了。”

“能退就尽量退了。”

“不能退了。”

“那就拿来我付你钱吧。”

“看您说到哪儿去了，一副眼镜能有多少钱。”

过了两个月，常舒雅又来孟秀美家了。来了之后就给高深远打电话：

“高局长我又来了，墨镜是送到办公室，还是往哪儿送呢？要不您请我吃饭吧。”

高深远听后很为难，又有点诧异。觉得这女同志真够大胆的。才见了几面，就敢直截了当地提出让人家请吃饭。这提出来了你还能驳回去？再说，人家还请你跳过一次舞，礼尚往来也倒可以请她坐一坐。她要是说请自己吃饭，不论基于哪一点，自己都好拒绝。可她是要自己请她。她是不是怕自己拒绝才提出让自己请她吃饭的呀？这女同志够精明的。不容他再想了，对方在电话里又在催了：

“怎么一听说让请吃饭就没声音了？”

“刚才有点事。好吧。咱们找个地方坐坐。”

“那好，明天晚上。地点我订，定好告诉你。”

“不，我订吧，就到离我们这儿不太远的风味砂锅居吧。那里比较雅静。”

“几点呀？”

“六点半吧。”

“行。”

第二天常舒雅早早就到了。订了个雅间，要了一壶茶。高深远来了后常舒雅赶忙倒了一杯茶递到高深远面前：

“来喝茶，和我吃饭是不是有点为难？”

“我很少单独和女同志吃饭，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。”

“那今天算破例了？”

“应该算是。”

“我是想送您点东西，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，怕让人看见，给人留下话把儿。送到家里、办公室又怕不好，才提出约个地方吃饭。”

“是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想吃点什么，我来点。”

“您点什么我吃什么。您看，这就是我给您买的镜子。”

高深远拿过来看了一下，马上试戴了一下，说：

“挺好，是水晶石的，戴上也挺合适的。多少钱？”

“无价。”

“不要我掏钱了？谢谢啦！”

“别这么客气了。我还给您织了一件毛衣，您看合适不合适。”

说着常舒雅就从提兜里掏出一件玫瑰红色的毛衣。高深远深感为难。他张口结舌地说：

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怎么能呢，既让你破费，又让你花工夫，这我可担当不起呀。”

“只是凭我的喜好和我对您的猜测选了这个颜色，确定的这个款式，不知您喜欢不喜欢。您来试试。”

“你电话里没说织毛衣的事儿呀。”

“我说了您还能让我织吗？”

“这没必要嘛。都在上班，挺忙的。”

“刁空织的。这不费事，您别在意。来，试试。”

“要你一副眼镜就够那个的了，再要件毛衣……不妥，不妥。你拿回去给你爱人或者其他入穿吧。”

“高局长在驳我的面子了。如果这样，不仅是我求高局长帮我调动的事不再敢求了，恐怕是连您的面我也不再敢见了。”

“严重了，我这人自认为还是平易近人的。况且咱们已有过这么几次的接触，以后有事随时可以找我。调动的事我帮你寻找机会就是了。”

“那毛衣呢？”

“你拿回去给别人穿吧。”

“这不仅是让我今后不敢见您，就是今天我也不好意思坐下来和您吃饭了。”

“咄咄逼人啊。先把毛衣放下吧，咱们来点菜。”

“行，点菜。可是这个‘放下’我还是有点不踏实。我这可

是一针一针专门为您织的，到最后您让我拿回去给谁呢？我没法处理。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是，给我放下，这下你该踏实了吧？”

“行了，我总算没白费工夫。”

“想吃什么？”高深远翻开菜谱问道。

“随便吧。”

高深远选了两个热菜、一个凉菜，问常舒雅：

“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行。”常舒雅答后问道，“喝点什么酒呀？”

“还喝酒呢？”

“无酒不成宴，喝点吧。”

“你想喝什么？”

“高局长定吧，我随您。”

“敢这么说的人肯定是能喝酒的人。”

“能比画两下。”

“那就来点白的吧，来瓶汾酒。”

菜上来后两个人频频举杯，喝不多时，常舒雅脸上就如同重新化妆了似的，白里透红，两朵含苞待放的桃花飞上了她的脸颊。高深远看到后觉得常舒雅很美，但他还是收住了自己对美的欣赏，关切地说：

“你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喝多了。”

“高局长若能再喝我还能陪。”

“我也行了，不能再喝了。”